

演唱小叢書之一

軸轉了

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北京出版社

10213

29

軸 轉 了 (演唱小叢書之一) 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廠橋胡同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 印張: $1 \frac{4}{16}$ • 字數: 30,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冊

統一書號: 10071 • 376 定 价: (6) 0.13元

目 录

- 軸轉了(話劇).....兴平机械厂文學創作組集体創作 (1)
- 破除迷信(山東快書).....夢柯 (12)
- “倒霉”的人(相聲)..... (18)
- 运矿石(小歌剧).....周西海 (25)
- 婆媳爭論(小評劇).....傅維庄 (33)

軸轉了

(話劇)

興平機械廠文學創作組集體創作

時 間 1958年秋，早晨。

地 點 某工廠二車間1A62車床零件機加工段，辦公室。

人 物 寶淑卿一女，18歲，能獨立操作的徒工。（寶）

王兆突一男，40多歲，老年工人。（王）

韓政明一男，80多歲，黨支部書記。（韓）

趙鳳桐一男，30歲，從工人中提拔的工長。（趙）

青年工人二人（甲、乙）。

布 景 工段辦公室，左右均通厂房。牆（幕或屏風）上貼有“大鬧技術革命，消除笨重體力勞動”等標語和生產進度表一張。室內有辦公桌兩張，桌上放花鏈軸等模型樣品，電話機一台。

幕 啓 （電話鈴响，寶跑上接電話）

寶 喂！三工段。……工長沒在呀！……他干了一宵，天亮才走。……我是小寶娃，……一上班，……在哪開？……車間！好了，回來我告訴他。（挂上電話，坐下寫劇本）

趙 （剛醒的樣子，看寶正在寫東西）小寶又寫劇本哪？

寶 （抬頭）哦！趙工長，剛才車間來電話，讓您一上班就去開會。

趙 我這就去。（開抽屜，拿出日記本，對寶）這麼忙還有閑工夫搞這個哪？

寶 哪個工段不忙啊！可是哪個工段都比咱們工段活躍，演出的時候，人家的節目都比咱們精采。

趙 甯比節目，咱們是工廠，不是中國京劇院。要想主意，多

掉末^①。到时候拿出机器才行哪！（下）

寶 就知道掉末，可是工段还插不上紅旗！（王拿零件上）王师傅，您还没走哪？

王 再找几个零件。你写什么哪？

寶 不是元旦会演嗎？我編話剧哪！

王 你那詩歌写了嗎？

寶 写完了，我念給您听听。（从兜內拿出一张紙，念詩）“花鍵軸，花鍵軸，你是一个頑固头。人家的軸光又滑，你渾身尽是沟，任你頑固难下手，决心巧干叫你低头”。

王 哈，哈，哈！有意思，都跟花鍵軸干上了。你說說，花鍵軸怎么頑固呢？

寶 别的活哪个床子都能做，唯独这个（指桌上样品）花鍵軸非六号床子不行，这不是頑固是什么？要不是因为它（指花鍵軸），咱們早就插上紅旗了。

王 小寶呀！你也受工长的影响了，甭管多难作的活，机床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們就要想办法，讓哪个床子都能干。就象你写的詩最后两句样：“誰咱們决心加巧干，叫你低头認輸把头碰。”我也写了一首，就算詩吧。（从兜內拿出）

寶 我看看。

王 看就看吧，我这詞都是大白話，要求你这文艺工作者多提意見。

寶 你別客气了。（拿过来念）“有人認為白猫好，黑猫、花猫都不高，問題是他沒細看，黑猫、花猫都是猫；猫皮顏色不管用，能拿耗子是好猫。”这詞真逗！啊，您写的是咱們工长吧！

王 对，提提意見嘛！

^① 掉末是剧中人赵工长的习惯語，意思指开动机床生产。

寶 我同意，您說得太對了，咱們工長就認准白猫丁，就是六号床子，大批掉末，苦干。

王 末是要掉，可是要打算末儿掉得多，掉得快，苦干还得加上巧干。

寶 咱們工長就不注意这个。前几天您改进工具的那个图纸，不是还在他手里压着吗？我看赵工长就是对技术革命有意见。

王 不！不！工长是好工长，你看他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累成什么样子！他不是对技术革命有意见，是认不清技术革命的重要性。

寶 (委屈地)要按工长的办法，就是大掉末儿，没黑日带白天老干。我倒不是怕累，就怕完成任务没把握呀！

王 不要紧，我改的这套工具已经完了，要试成了，最少能提高效率五、六倍……

寶 不是工长不同意吗，您怎么会改成了？

王 工长不同意，韩書記找人帮我设计了图纸。

寶 啊，前天晚上韩書記带着好多同志跟您一块找废料，就是为这个事吧？

王 对了。现在就差一个零件了，装好了呆一会就试验。

寶 (高兴的要跳)哎呀！太棒了！

王 嚷嚷什么呀？

寶 我高兴嘛！

王 我还当你又要演话剧哪！

寶 我还真得把您这事编个话剧，演的时候，让咱们赵工长坐前排。

王 这件事先别嚷嚷，等这个零件得了之后……(韩上)

寶 書記来了。

韓 王師傅，零件準備得怎么样了？

王 就差一個零件了，正在三車間加工。

韓 那個已經得了。

韓 是嗎？

韓 剛才他們打電話告訴我已經做好了。

韓 這一下要試成了，提高五、六倍，比單靠六號機床強多了。王師傅，讓我去三車間拿零件去吧！（響下）

韓 （對王）你先去睡一會吧，任務要完成，身體也要注意。

王 不，現在我的勁頭比昨天還沖，您放心吧。

（下。韓看王後影，露出愉快的笑容，回身拿起花鍵軸看。
趙工長上）

趙 書記，楊主任到支部去找您去了。

韓 任務怎么样了？

趙 差不多，就看材料供得上、供不上了。

韓 材料要供得上哪？

趙 只要材料沒問題，咱們就保證：黑白天掉末兒。

韓 能不能想個辦法，讓它多掉末兒？

趙 辦法我早就想了，咱們就這一個六號床子，借機床沒有，就是有，人家都挺忙的；去買吧，別說沒有錢，有錢也買不到貨。

韓 還有一個辦法，你沒想。

趙 什麼辦法？

韓 技術革命！

趙 技術革命我也想了，一來是這活攪得太緊，裝配部恨不得做好一根拿一根，再說花鍵軸是高精度的活，差一道都不行，咱們的破床子真要干的了，我早就想干啦。

韓 就因為干不了，我們才想辦法讓它能干。王師傅正在搞

着，你应当多帮助他。

赵 那当然，哪个同志搞技术革命我都支持，可是得忙过这一阵再说呀！（电话响，接电话）喂！三工段，……在这几哪。（向韩）您的电话。

韩 （接电话）喂，……是呀！……好，这就回去。（放下电话）老赵哇，多开动脑开脑筋吧！

赵 好，好。（書記下，拿起电话）接供应科。喂，……供应科吗？……我是赵凤桐。我说，花键轴的材料得赶快找哇。……啊？……（高兴地）一千根？……全送来，……现在就来吗？……好了……没错，……掉末儿，大批掉末，……好了，……好了，……（赵刚放下电话，室内喊赵工长上）小贾，（高兴地）你去告诉他们哥几个说，材料不成问题，就看咱们的了……

贾 工长您去看看，咱们六号床子的轴不转了。

赵 啊！怎么搞的？（赵下，贾随下，赵攔贾）你赶紧给机修组打电话，叫老何马上来修理。（赵下）

贾 （拿起电话）要机修组。……喂，机修组吗？我找何师傅。……何师傅，我是小贾，我们六号机床轴不转了，请马上来修理。……喂，……越快越好。（放下电话，欲下，电话又响，拿起电话）喂，三工段，赵工长啊，等一下。（赵下）

赵 （上，着急的样子，拿起电话）喂，我是赵凤桐。……要花键轴？……我说这回真怪了，……六号机床轴又不转了，“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我不急？……我心里烧得够一百八十度了！……大批掉末？别提了，尽掉汗珠子啦！……技术革命？你真有点躺着说话不腰疼。……我问你：我要三天不给你活，你干吗？……还是的呀！……先要多少？

……二十根？我哭也哭不出来呀！……一百根？可以，你先给我来五个新机床。……什么叫玩笑哇。……啊，没活的全上我这来呀？……我说，喂，喂！……（放下电话）好哇！跟我玩辣的……（宝上，到桌上拿自己刚才写的底稿）老何来了吗？

宝 来了。

赵 哪儿的毛病？

宝 他正在修理呢！

赵 你盯着点叫他快修。

宝 小马在那儿盯着哪。我去看看王师傅改进的机床装好了没有。

赵 六号机床你不管，可去看那个破机床。

宝 那个机床要改好了，您就不用这么着急了。

赵 我现在就着急哪！装配部跟咱们要花键轴，今天要二十根，明天要一百根，咱们拿什么给人家呀？跟人家说，因为咱们改机床，先不给你们花键轴哪，这说的过去吗？（宝不語）还得老办法，多掉末。

宝 机床的轴不转了，还怎么掉末呀？

赵 这是呀……一会儿修理好了，让它大批地掉。

宝 咱们不会让别的机床也掉末吗？

赵 又技术革命啊！

宝 那可不行！

赵 一来就是技术革命，二来就改进工具，真给你们两天的功夫，你准改得出来吗？

宝 王师傅就改得出来。他的建议您为什么也给压起来？

赵 又是王师傅！大家都在苦战，下了班就找不见他，我还要找他谈谈哪。

寶 人家活沒少出，末沒少掉，業余時間在搞改進机床，你談什麼呀？

趙 你听我說，技術革命一定要搞，可是得看什麼情況。活不忙的時候，我是大力支持。現在你哪兒也不要去，馬上睡覺，養足精神，晚上六號床子修好了，要讓它大批掉末。

寶 掉末，掉末，就知道掉末！（氣下，遇書記上，問寶）

韓 怎麼啦，小寶？（寶不語，下。向趙）這姑娘真有股子倔勁兒。

趙 六號床子壞了，她不跟那兒訂着修床子，非要跟王師傅咕叨那盤破床子不行，我說了說，這就犯上嬌氣了。

韓 這不是嬌氣，這正是代表群眾的要求。六號机床成了我們車間的歪脖子樹了，我們決不能吊死在六號机床上。机床的軸不轉了，工長的思想就象機器軸一樣，必須轉起來！（向趙）今天晚上你們工段全部停止苦戰！

趙 怎麼，不苦戰了？

韓 開個會吧！

趙 韓書記！這是什麼時候呀，還開會哪？裝配部明天就要一百根花鍵軸，我們準備苦戰一宵，哪有时间開會呀！

韓 越是這種情況，越要開會。

趙 什麼內容？

韓 群眾鳴放，討論解決生產中的問題。你好好想一下。（下）

趙 （自語）“思想就象機器的軸一樣，也必須轉起來。”還說我這軸沒轉哪，我在工廠里吃，工廠里住；白天黑夜的干，我早就連軸轉了。花鍵軸的關鍵不是人的問題，是別的机床干不了啊！（王上）

王 韓書記到這來了嗎？

趙 王師傅，我還要找您談一談哪。

王 什么事，您說吧。

趙 搞技術革命要在四平八穩的時候，現在六號床子又壞了，花鍵軸出不來，您別再領大伙鼓搗那幾台破床子了。

王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怎麼樣？

趙 你說吧！

王 白貓能拿耗子，黑貓、花貓能不能拿耗子？

趙 又拿你那首詩跟我朗誦來了。你比我見的多，這是差一道就不能用的花鍵軸，不是貓拿耗子，真要是耗子就不用貓了，我一腳就踩死它幾個。

王 耗子不是那麼容易踩的，還是讓貓拿它省事。

趙 先別說貓敬耗子的，咱們的任务是這麼緊，机床的軸又不轉了，你說急不急？

王 光着急管什麼用啊，得想巧辦法。

趙 你倒想巧辦法，可就是不掉末。

王 末沒少掉，我還想辦法讓它多掉。

趙 多掉末當然好，可遠水解不了近渴。

王 咱們都是黨員，就應該按照黨的決議去做。實干、苦干、巧干正符合六中全會的精神。按咱們的任务來說，也應該這樣做。

趙 你搞技術革命我歡迎，可是活這麼忙，裝配工段又搞的這麼緊，我怕把您累壞了。我看您這活兒先擱一擱，過兩天我幫助您搞。等床子修好了，咱們一齊苦干，先把這一陣捋過去，您看怎麼樣？

王 晚上開會再說吧！（拿零件欲下）

趙 老王，老王！

王 我先去把這個零件裝上。（下）

趙 愛呀！

(三工段工人甲、乙手拿急电上)

甲 赵工长，我們装配工段給您这急电来了。

赵 快說吧！

乙 我們工长說了：第一要求您現在能給我們花鍵軸二十根；沒有二十根花鍵軸，我們二人也不回去，就在这里帮忙了。第二時間要长了，这边要还没花鍵軸，我們全装配工段全来帮忙来。(赵欲語，甲接着說)

甲 还有第三，不是我們工长說的，是我們大伙說的。这月要完不成任务，紅旗被摘走，就請您給我們工人講講話。

赵 你們工段的事，我講什么？

乙 就講为什么沒及时地供給我們花鍵軸。

赵 我跟你們工长說好了，等六号机床修理好了，我們就連着干上了，做出来我們給送去。你們先回去吧！

甲 赵工长，我們在这儿等着决不影響您完成任务，有花鍵軸我們拿走，沒有花鍵軸，我們可以帮您干点什么。

寶 (上)工长，行了，六号机床軸轉了。

赵 得了，你們哥俩犖好吧，这就开始大批掉末了。(穿工作服急下，寶欲下被甲、乙二人攔住)

乙 小寶，今天这二十根花鍵軸能完成嗎？

寶 你們沒看見嗎，机床刚修好，工长亲自下手去干……

乙 要說你們工长可真够意思，亲自下手干活，可就是揮不上紅旗。

甲 你們做不出花鍵軸，不但影響我們工段，全厂的一百台拖拉机任务都要受影響。我們还是在你們这支援干点什么吧！

寶 你找赵工长說去吧！(韓穿工作服上)

韓 小寶，王师傅正在試車，你去看去。

寶 啊！都試車了。（跑下，電話响，乙接）

乙 喂，三工段……誰……趙工長……等一下。（放下電話，喊）趙工長電話。

趙（趙工長一邊擦手，一邊擦汗上）你們哥倆還沒走哪。（趙接電話，甲、乙走近，韓下）喂！老張啊，別這麼拼死人哪。你听我說，床子剛修好，我現在正趕你們的活哪……人我們有……喂！我盡量給你們趕……你們就別來人駁。現在這還有你們倆人，讓他們回去怎麼樣……喂！喂喂喂（生氣地挂上電話向甲、乙）你們哥倆先回去吧！

乙 沒有花鍵軸回去也是閑着，您給找點活干，我們自願支援。

趙 手底下沒活，就一個六號机床能做花鍵軸。反正明天早晨一上班給你們送去二十根。

甲 二十根是現在。明天就得一百根。

趙 不，不，還是明天早晨二十根，二十一根……

乙 您當我們買冰棍呀。（趙欲下被甲、乙拉住）

甲 您怎麼又走哇？

趙 我給你們趕花鍵軸去。

甲（甲、乙把趙攔住了）要么您給我們花鍵軸，要么你給我們找活干。

趙 我給你們工長打電話。（寶拿兩個花鍵軸上）

寶（聲大氣粗地）給你們花鍵軸！（甲、乙、趙同時一驚）

趙（奇怪地）噢！哪兒來的？（韓、王各拿一花鍵軸上。趙走過去接過王的花鍵軸來看）

寶 哪兒來的？這就是您說瞎鼓搗的破床子做出來的。（再向甲、乙）去，這四根先給您們拿回去安裝。王師傅說了，明天早晨，就給你們用車送去一百根。

甲、乙（接过四根花鍵軸）謝謝你們！

寶 甬道謝了。插不上紅旗，別讓我們工長去做報告就行啦。

（甲、乙高興下）

韓（向寶）明天能出一百根嗎？

寶 沒問題，書記，這一下子提高八倍。明天早上出一百六十根哪！

韓（握住王的手）老王，祝賀你成功了。

王 要感謝黨和群眾的支持。

韓（向寶）小寶，你不是要編話劇嗎？這不是挺好的材料！（轉向趙）老趙，怎麼樣？

趙 好！（一拍頭）往後，我這軸要真轉起來！老王做得對，要鬧技術革命。

寶 這回我編的話劇也有題目了。

王 叫什麼？

寶 叫“軸轉了”。

眾 好，軸轉了。

（幕 落）

破除迷信

(山東快書)

夢 柯

来到了农具展览会的大广场，
有一部机器叫人爱的慌，
只见它前面有花斗，后边有轮两个，
开起来声音怪响亮，
这个机器的創造人咱不講，
单講来参观的約翰楊。

(白)这不象中国人的名字，其实他是中国人，他姓楊。

約翰楊身穿洋服手里拿手杖，
走起路来他把头来揚。
后边跟着古胜今，外号就叫厚古先生。
他二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展览会，
信步来到了大广场，
站在新农具面前发了楞，
这个新鲜玩艺叫人爱的慌，
約翰拿出放大鏡前后照，
古胜今围着机器走得忙，
轉了三圈把头点，
摇头晃脑咬文又装腔，
之乎者也講了一遍，
他說这个玩艺出的朝代一定在秦始皇，

約翰楊把嘴一撇開言道：

(白) NO, NO, NO

秦始皇時代哪有這玩藝，

它不是英國貨就是來自美國大工廠。

(白) 古勝今說：非也、非也，大謬、大謬。

外國貨都有洋字碼，

這玩藝上可沒有 JQK 的洋字樣。

約翰楊撇嘴又瞪眼，

說：這上邊哪兒寫着秦始皇？

古勝今搶過約翰楊的放大鏡，

前後左右照的詳，

前前後後照了三遍，

找不出來年號和秦始皇。

約翰楊一看得了意，

指手划腳開了腔，

厚古先生你找的怎麼樣？

上邊有幾個秦始皇？

古勝今連連把頭點，

說：這一定是年久字跡都磨光。

(白) 他倒會找轍。

約翰楊正自無話講，

忽然看見機器上的齒輪發亮光，

他不住口地呀呀叫，

中國的機器哪有齒輪在上裝？

這分明是外國的進口貨，

英國、美國是他的家鄉，

正是約翰楊和古勝今來斗嘴，

从东边来了崇权威这位女娇娘，

约翰一見得了救，

(白) 霍斯崇！霍斯崇！

快到这来听端詳，

你說这个机器是不是美国貨，

中国哪有这样的工厂？

古胜今一旁不示弱，

忙叫崇小姐你老做主張，

这样的机器今人哪能造？

这一定是三皇五帝夏商周最晚的年代也是秦始皇，

这就是古人造下了好机器，

当做古跡展覽在大会上，

崇权威一旁答了話，

你們二人听我說端詳，

这样的机器我沒见过，

据我想：他不是外国貨，也不出在秦始皇，

一定是哪位专家、教授、博士創造了新机器，

不用問，他的學問一定是大学毕业还得出过洋，

秦始皇算个啥玩艺？

英国、美国的机器弄到这来装什么洋？

这一席話还没落地，

旁边有人答了腔，

說三位不要来爭吵，

我这有理論根据做主張，

您要問来的是哪一个，

就是那“理論专家”姓全叫全凭書，是一位少年郎，

說着話来把書看，